

林行

譯文全集
28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28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二十八冊 目錄

情鐵 (下)

一

黑樓情孽 (上)

一一五

黑樓情孽 (下)

二一一

羅刹因果錄

三〇七

深谷美人

四〇三

哀吹錄

五八一

情鐵

中華書局印行



吳明浩編
范源廉李
步青張相
吳家煦閱
布面金字
袖珍本一
冊定價銀
一元二角

本書程度適合高小及中學初年參考或幼年未入
學校長年欲謀自修之用。科目分修身。作文。歷
史地理。算術理科。軍事大意。圖畫。唱歌。自修
法等十一類。凡國民應具之知識。無不完備。
各科文字淺顯。記述詳確。插圖精細。袖珍洋裝。
攜帶尤便。青年男女。人手一編。即可獲普通之
學識。學生得此。可助記憶便檢查。

青年寶鑑

學校家庭適用

言情小說

情

鐵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情鐵下卷

第十章

時已一句鐘後。斯簪爾衣白衣。離此禮堂。在未簽押以前。其行如風。力趨新婦之闥。時傭婦方伏火爐中添炭。一聞履聲。卽迴首以笑。壓面斯簪爾曰。女公子自禮堂歸。婚事畢乎。吾先歸巡視家政。今新得主婦。必當令其喜悅。且如吾家者。胡能不悅。設鳥佳者。籠亦自住。因以目視古物。復視溫榻。榻背皆雕鏤。壁衣作金色。時久幻爲深紫。在陰沈之室。光采射人。中有一扉可通臥室。燈光四射。射及玻璃之櫥。櫥爲魯意十六時故製。斯簪爾指此室曰。其中百事皆畢乎。傭婦曰。吾必躬親。以家中人筋力皆憊。何能恃此碌碌者。復面斯簪爾曰。更逾數年。再使家忙碌者。則女公子嘉禮耳。女色頰言曰。今日初未言此。殊幸事也。傭婦曰。幸乎。彼可愛之少年。行時引手。此爲何人。斯簪爾曰。布利埃府中。倭其打侯爵也。此時腦中已將侯爵旋轉一周。傭婦笑。

曰此少年方欲嗅橘花之香氣。

西俗新婚新婦咸戴橘花

斯簪爾面色全頰斥曰汝何言之長此時

園中輪聲已動室中言止斯簪爾臨窗外望曰衆至矣遂啟關入大客堂侯爵夫人

盛服且厚如將赴冰洋者其後隨男爵夫婦及倭其打侯爵夫人言曰我至矣男爵

夫人引溫榻近爐掀其裙幅以纖足向火去其狐裘言曰今茲略適此時車聲復至

止於階前克藜已到合證人及諸親友皆至穆利尼阿得乃爾及公爵亦同來先是

穆利尼美麗之禮服及其車必欲使人見之其意欲以百佛郎購得月光照耀其車

服乃月光不受賕請抗而不出穆利尼頗快快其自巴黎來也謂必勝集名流不圖

乃蕭條至此及入時但有一律師及新夫婦之證人不期爽然失望心中頗思此婚

禮乃至奇自邸中至禮拜堂時車穿工匠叢中而過在禮原不聽其同入禮堂然工

匠之意必欲見此新主婦則爭衣禮拜衣集於堂外爲數可一千五百以外男女壯

夫不一寂然無聲望之甚衆及車過其前千餘衆皆脫其冠穆利尼欲效貴人態度

以鎮定處之乃不期而失笑亦不知其笑自何因及爲其女所忤視則立止因作上

等。人。之。規。模。時。時。整。理。其。袴。見。禮。拜。堂。小。而。不。潔。則。愀。然。歸。座。藐。視。堂。中。諸。物。教。堂。中。祭。臺。燭。光。不。及。二。十。堂。中。陳。設。如。前。八。日。爲。木。匠。之。女。成。婚。之。制。一。也。穆。利。尼。欲。嘲。其。簡。率。卽。伏。公。爵。耳。際。欲。有。所。言。公。爵。張。目。而。視。其。狀。甚。怒。穆。利。尼。遂。不。敢。言。靜。觀。牧。師。行。禮。禮。如。平。人。無。貴。家。氣。有。一。人。按。琴。而。歌。在。冷。澀。中。聞。嚴。重。之。聲。轉。成。爲。悲。慘。初。無。吉。祥。之。音。公。爵。顰。眉。而。坐。聞。聲。愈。動。其。愁。腦。中。忽。憶。及。其。父。死。時。在。教。堂。中。誦。經。超。薦。而。風。琴。悲。怨。之。聲。及。教。堂。之。昏。黑。燭。光。熒。熒。亦。正。相。類。且。燭。烟。香。篆。風。味。略。同。其。旁。姑。氏。哭。聲。並。克。藜。與。倭。其。打。咸。衣。黑。衣。引。手。甚。親。至。於。今。日。已。但。一。身。憶。當。日。環。吾。身。而。慰。藉。者。今。乃。始。終。與。之。離。矣。一。切。情。緣。斬。然。立。斷。當。日。心。愛。之。克。藜。屬。之。他。人。而。一。身。又。爲。他。人。之。壻。轉。助。之。倒。戈。內。嚮。行。其。悖。逆。於。是。大。悲。已。身。之。誤。背。小。少。之。恩。以。仇。相。視。況。輕。決。克。藜。卽。爲。祛。己。之。幸。福。因。兩。兩。取。斐。立。之。行。與。己。相。較。己。則。負。心。斐。則。大。度。相。懸。遠。矣。今。斐。立。竟。能。娶。一。美。人。雖。無。財。產。而。斐。立。所。業。日。進。無。疆。公。爵。則。深。恨。一。身。之。無。恃。其。在。社。會。大。似。零。字。苟。無。數。目。字。加。諸。其。上。卽。

爲無物果有所作爲必得盛富之名商慕其大名然後依附之以成事若獨立之能空諸無所有自視一身有同澤毛之馬人必欲得之資爲送葬之雅觀凡諸理想爲平日所未發者今日忽爾思及此身已爲人奴竟不能有權自立然亦頗知阿得乃爾之價值知識既泯志願亦卑且媚嫉而兇獍非佳品也此時阿得乃爾亦跪於壇次衣盛服爲年少女郎所不應服者復時時張口作倦容狀態至劣此時克藜蒙白紗俯首如聽經然玉肩時聳公爵知其悲不自勝也克藜之旁立者卽爲斐立體幹偉岸威儀凜然夫以此人卽爲克藜所心愛乃加於己耶忽斗悟克藜之用心知斐立所以得妻之故矣然克藜愈悲愈媚於是惡念頓生不期失笑自是以後遂爲世界極兇頑之人此皆俄國劣俗所熏染而成者斐立轉於此事中得大利益而公爵復仇之計已定思此鐵匠蠢蠢乃獲天樣之玉人命中安有此福想克藜之心必非悅此人刻刻未嘗忘我且自處之境地高事有可圖於是毅然復見其貴人之態度似自信門地人才之雋貴也時教堂禮畢男爵夫人適回顧公爵公爵乾笑不止男

爵夫人聰明亦立覺公爵之惡念。時兩家退入別室。克藜與諸人爲禮後。公爵欲進而覓克藜之淚痕。乃不可得。蓋克藜之淚乃爲其憤火所熱而乾枯。轉覺從容而鎮定。且笑悅無已。公爵不悅。頗欲得克藜失意之狀。而克藜力與抗撓。公爵遂徐圖進取之策。徑登馬車。及岳氏聘妻同赴布利埃。車中穆利尼呶呶語不已。謂此夕行禮。乃大異。堂中旣如墟墓。而又隆寒。人坐其間。直同以鉛爲帔。生平實未審有此婚禮也。更逾三禮拜。必與其女亦行婚禮。則喧寂自殊。蓋己女之行禮。在馬得蓮教堂中。預令人備其最上之陳飾。且召樂人兩部。一爲繁奏之曲。一爲獨絃之歌。公爵聞言殊厭。然穆利尼語時微舛。公爵正之。穆利尼不復屑意。又言曰。吾必調集倭伯蟹黎園中善歌者。一歌值萬五佛郎。夫萬五佛郎。何惜之有。彼穆氏非日日有嫁女之事。一費之輕擲。足以長掛人口。寧非佳話。公爵乃以冷言止之曰。先生凡多言之人。雖卽簡語。人亦惡其喋喋。穆利尼曰。吾壻公爵曰。吾尙未爲君壻。請自今以後。勿再爲此。稱此稱之。僮令人難耐。今茲將至。斐立家矣。請先生寡言爲上。著此時車停。公爵

先下。引臂助阿得乃爾下車。穆利尼見沮。心頗不悅。思此公爵曾否視己如豚犬。時滂亞伯客堂。侯爵夫人方據高座。聽巴西蘭白事。侯爵夫人於是日清曉。曾以人告斐立言。克藜已破產。當明告克藜夫人之意。謂婚禮已定。宜告以無產。用表斐立初無勢利之心。果如是者。斐立之善。或爲克藜所重。顧斐立萬不欲以失意事傷及克藜之心。則力謝以爲不可。宣洩重新婦之憂。尤不欲克藜窺足其家。時自承爲貧薄。夫以克藜至貴之靈魂。不應受此阨塞。果使明示其事。則克藜必羞且感。如是竄取美人愛情爲事。滋恥。斐立之意。不欲以術但矢以誠。侯爵夫人此時謂巴西蘭曰。巴西蘭老身曲如諦學白黎先生之意。若老身設身處地者。當不知如何。吾壻眼光遠。質地高人品。潔世之奇人也。巴西蘭曰。下走不嘗與夫人言乎。此人至可愛。重夫人曰。然此婚至爲美滿。非君胡能至此。尤願吾女能重其夫。亦如我之禮。斐立但吾女失形。巴西蘭汝曾見之乎。巴西蘭回顧克藜。果如死灰。雖冠橘花。大似如處利埃在大理石牀上。爲方孟摹所呼而起者。此時公爵至克藜前爲禮曰。今茲別矣。然未別。

以前尚有所言。惟得一言。此心方定。請君赦我。則功德莫大焉。克藜引目視公爵。抗聲言曰。我百無所憶。但愛吾夫。今與爾別矣。公爵聞言。心震。亦報以厲聲曰。吾望爾此言。實發諸中心。一無矯飾。復曰。克藜容再相見。遂鞠躬而行。行經男爵之側。男爵曰。公爵行邪。公爵曰。行耳。今茲在此。殊無爲下。此皆人夫之事。我無與也。男爵曰。吾意謂爾見克藜嫁夫。爾必弗悅。何妨質言以告我。公爵夷然視克藜。作調詼之言曰。我固弗悅耶。男爵曰。此言殊隱。且令人欲笑。爾固謂勝矣。然試觀諦學白黎之爲人。能否使人奪去其妻。公爵忽視斐立。斐立立於室隅。風霜之容凜然而體至偉碩。公爵思此人果哮怒者爲力。必不能敵。卽爲輕鄙之言曰。自武爾六簡以來。業冶殊無佳運。男爵曰。苟遇鐵椎。汝當留意。公爵聳肩不答而去。就穆利尼於門次。謂之曰。先生果欲行者。吾卽同御。穆利尼曰。非我留爾。於是間。如今日之禮。乃不知所謂。若在我平民之家者。卽謂之乾婚。試觀老人後此之行爲。吾必延飲二次。大開跳舞之會。客自吾家出者。必令醉飽無藝。穆利尼方欲更言。公爵已不之顧。視其聘妻。方與新

人爲別。阿得乃爾至克藜前。引其手。謬爲親暱。且曰。夏中我二人必日相見。武伯杏去此祇四法里。惟冬間殊不能至也。吾偶不見爾。似巴黎已空。詎諦學白黎欲禁爾。於是間初無原諒之心。吾知爾在此必無樂事。惟爾旣愛人人。亦愛爾。然當欣戚之時。必當念我。我於君欣戚之事。匪不一一關心。克藜屹不爲動。漫應之曰。爾當自知我之與君交情。至於何地。惟人生倖福。不必洩之於人。我卽得意。亦豈語君。阿得乃爾怒。知不能制服其仇。然仍曰。能否允我親吻。克藜曰。願之。於是阿得乃爾以唇親其額。此時克藜定力都盡。萬不能勝。遂引男爵夫人之手。出至客座之上。且曰。此間甚鬱鬱。侯爵夫人亦隨其後。克藜顏色慘變。二目深陷。似欲暈逝。然靈魂尙健。能制其羸軀。卽婉視其母。而侯爵夫人亦正注目其面。克藜曰。我身似病。今茲稍愈。時熱度高。二顴皆赤。目光外射。侯爵夫人本爲其女所愚。隱其悲慨之情。以爲無恙。今茲乃小覺。惟此婚禮於夫人爲稱心。特不知其愛女之意。云何也。且克藜此舉。是否有柄。握於中心。夫人在一秒鐘中心緒重疊。似十餘日以來。成無數發難之端。竟不能。

自作答辭。夫人平日好曲從人意。故此遭立。允其女所爲。亦不自計。家長之躬有其責。夫人本無堅執之癖。任天而動。未嘗以人力挽回。運命凡克藜所欲者。一一聽之。此時始覺許婚。是否有當。於天理心。皇皇然欲自其愛女目中。探取消息。卽引女手曰。吾兒意得乎。試思吾母氏之責盡矣。汝今當自立門戶。遂其本圖。當質言之。我爲若母曾否。以願力造爾之福。命克藜自其母目中。得憂疑之消息。則一力自勉。與其母親吻曰。然。然吾母固造福兒身者。願母立釋此心。萬勿爲兒戚戚。夫人聞言。自拭其淚。克藜曰。吾母勿悲。果如是。人將句卽堅執其母之手曰。吾母宜行。明日相見。夫人見其女鎮定。頗爲少釋。夷然自入。此時斯簪爾同波爾石德進克藜屋中。斯簪爾者。防波爾石德精神弗及於物事。有所遺漏。故更入而閱視之。其輕如燕羽。往來倏忽。雖細微之事。皆能洞矚。克藜見狀。知斯簪爾後此。必爲己之監史。凡一顰一笑。皆卽知覺。此人似爲天然之偵探。不期立時痛恨其人。而斯簪爾進而微揭克藜之面。羈取其冠。細檢有微皺者。則以吻吹平之。且整頓其花朵。已而進言曰。此間習俗。謂

能親摘新人頭上花朵者於一身甚利吾今至愛嫂氏能否允我小摘此冠上之花。克藜大怒並取襟上之花力擲斯簪爾足旁言曰縱使此花爲吾身之吉利吾亦無用爾盡將而去可也斯簪爾愕退淚如泉湧言曰嫂固不重此花然花爲吾兄所授克藜聞言霍然如醒知所爲已甚卽欲引手謝過顧爲客氣所中因復中止男爵夫人見狀卽謂斯簪爾曰聽彼少安請提此花去將來卽爲君之倖福因以笑靨對斯簪爾引而出之男爵夫人復入視克藜克藜無言直視悲塞於心男爵夫人曰爾何思之深且辱此雛女胡乃不能自制汝當自知卽身臨重刑亦不至慌惘至此克藜視男爵夫人眼中若含無盡之怨思夫人不期神爲之沮卽曰爾果何言者可對我言之克藜不答起而徘徊者數已而小立引男爵夫人之手曰汝乃不知吾中心之苦趣滋深少頃吾所愛之人則皆去留吾一人居此空屋之中無一人識者吾將依賴何人且與我有關者悉已斷絕將來我之倖福已一無所有夫人曰汝狀態若此似已成孤立然平日愛汝之人情誼依然弗衰矧有新愛之人暱汝出之血誠且永